

洞中的猜想

李郁葱

古长如白练飞，一条界破青山色。”人是大家都喜欢的北宋大家苏轼苏东坡。

徐凝的这首诗好不好？许多人觉得和李白的庐山诗各有千秋，写出后也为人所称道，但后来苏轼的讥评使徐凝的《庐山瀑布》一落千丈。《东坡志林·记游庐山》记载，当年苏轼游览庐山，一边走一边读《庐山记》，读到李白的《望庐山瀑布》，他欣然；读到徐凝的《庐山瀑布》，便皱起了眉头。在庐山开元寺，苏轼挥毫写下：“帝遣银河一派垂，古来惟有谪仙词。飞流溅沫知多少，不与徐凝洗恶诗。”

大师评定其为恶诗，这多少带有个人的喜好和偏见，而徐凝此诗渐不闻于文坛。好在文人相轻也相重，南宋洪迈在《容斋随笔》中对徐凝这首诗尤多称誉，“皆有情致”，而清代诗人蒋士铨在《开元瀑布》中说：“太白已往老坡死，我辈且乏徐凝才。”

徐凝诗名的沉浮始终困扰着我，而苏轼为何不喜徐凝的《庐山瀑布》也让人奇怪，在我读时，后两句“千古长如白练飞，一条界破青山色”委实令人赞叹。

在去过多次桐庐以后，尽管对范仲淹的潇洒桐庐郡心有戚感，但严子陵和徐凝身上所笼罩着的这层烟雾，却始终得不到合理的解释，直到我再次来到瑶琳仙境时，突然有了些领悟。

刘秀和严子陵在桐庐是否相遇过？或者说，他们是否沉浸于江风习习中，视天下为棋盘谋篇布局？这些其实都不重要，就像在洞穴的内部，现在游客一般都无法看到的石壁上，留有“隋开皇十八”“唐贞观十七年”等字迹，因年代久远，被一层透明的碳酸钙结晶覆

盖，距今已有一千三百多年历史。

这些字迹又是谁留下的？在距现在上下两处入洞口中间，已经荒芜的天然洞口那里，可以看到“瑶琳仙境”四字摩崖，《杭州摩崖石刻》说其为唐代所刻，但字体和唐代的并不符合，我估计是因为混淆了洞中的其他石刻所导致。倒是另外一种说法更有可信度，即此为杨保彝所题，杨是清光绪十二年（1886）的桐庐知县，一个重要的佐证是其在洞口右侧崖壁留下的题刻。

这样一个造化中气象万千的洞穴，它的形成不可能是一日之功，经历了漫长的时间的镌刻。人们一直知道它的存在，但受照明条件的制约，留给我们的只是一些残痕，比如说宋代诗人柯约斋写有《瑶琳洞》：“仙境尘寰咫尺分，壶中别是一乾坤。风雷不识为云雨，星斗何曾见晓昏。仿佛梦疑蓬岛路，分明人在武陵村。桃花洞口门长掩，暴楚强秦任并吞。”这首诗写得挺好，但当我去查柯约斋的生平时，却一无所获，只是说他是桐庐人。

又如清朝乾隆《桐庐县志》中，对瑶琳洞这样记载：“瑶琳洞，在县西北四十五里，洞口阔二丈许，梯级而下五丈余，有崖、有地、有潭、有穴；壁有五彩，状若云霞锦绮；泉有八音，声若多鼓琴笙；人语犬声，可惊可怪。”

这个大概是当时人对这样一座洞穴在想象中的认识，或者说是在认识中合理的想象，就像明朝文学家汤显祖所写的：“仙洞半空行巨蜡，生香何处满簪裾。开丹更下神灵雨，烟雾霏霏总袭予。”洞穴深处的神秘和未知让人的思

维得以发散，但总是会有一些遗留之物让人惊讶，比如明初刘伯温的好友徐舫所遗留的“方舟”铜镜，方舟是徐舫的字，他曾隐居瑶琳仙境，1979年初探瑶琳时，在洞内捡到刻有“方舟”二字的铜镜，认为可能是徐舫当年脱落之物。

但这带来的问题是，徐舫真的隐居于洞穴深处吗？按照当时的照明条件，大抵是伸手不见五指，只能依靠蜡烛或木柴。又或者，徐舫只是在特殊情况下避入洞中？

我不得而知，就像严子陵和徐凝带给我的困惑：严子陵并无太多的文字流传于后世，他的声名对于今天的我们，有海市蜃楼般的飘渺又无从揣摩；徐凝和他的诗，尽管在时间中被冷却，倒也时时为人所发现，这和这座洞穴之前的命运也相似，总是在遮蔽和闪光之间。

这一日漫游在洞中，它依然还在呼吸：顶部的岩石中，含有碳酸钙等矿物质的水滴下来，非常的缓慢，但坚决，它沿着缝隙或孔洞向下滴落。有些水滴到了我的身上，这是一次意外，但多数的水，会抵达溶洞底部，沉积下来，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一滴又一滴的水不断滴下，碳酸钙不断沉积，慢慢地就会在溶洞底部形成向上生长的石笋。

那么，我该如何去描述这溶洞的日常呢？缓慢却不是一成不变，这变化又不知不觉，我们看到的都只是它呈现给我们的，是严子陵和徐凝在风中的面容。我们漂流在天目溪上，溪水和蓝天相互照见，微风如网，把我笼罩。此刻，我无所想，只是随着一只飞鸟的姿态把视线放远了，远一点看，我们都是微小的。

心香一瓣

三遇仙鹤

白 禾

北京市大有庄100号，是一处庄严而美丽的地方。这里的春天，尤其美丽。连翘桃樱玉兰丁香海棠牡丹紫藤次第绽放，柳树白杨银杏槭树槐树竞相吐翠。掠燕湖中的白天鹅、黑天鹅、鸳鸯、野鸭悠哉游哉，树林里十几种鸟儿吱吱喳喳……一派生机盎然、春和景明的景象。

一天傍晚，我散步走过南门右侧的水塘，忽然看见远处石块上立着一只仙鹤，两条长长的细腿、一身洁白的羽毛，头微微向上昂着，立在那里纹丝不动，我以为是一具雕塑。咦，这里怎么多出一件这样的雕塑，以前怎么一直没发现呢？心里边嘀咕，边慢慢靠近它，想一探究竟。哪知离它还有五六米距离时，它突然飞了起来，迅速往对面的树林飞去，我掏出手机想拍它，却已不见踪影，心里懊丧不已。

连着几天，都不见仙鹤的影子。我问同学们有没有见到过这只仙鹤，大家都摇摇头，说“从来没见过”。还有同学开玩笑说：“你是不是看花了眼？”我不死心，又去问在附近工作的勤杂工，他们也是一脸茫然：“仙鹤？不会是白天鹅吧！”

四月的一天，我终于又在老地方遇见它了。它还是老样子，笔直地挺立在那块石头上，像雕塑一样，一动不动，不言不语，给人一种肃穆和孤独的感觉，西下的夕阳，余晖正好打在它的身影上，更给人一种圣洁的庄严。我掏出手机，慢慢靠近它，想把它摄入我的记忆中。

西湖醋鱼

蒋 虬

暮春时节又到杭州。到杭州，是必去楼外楼，必点西湖醋鱼的。

点了“精品醋鱼”，鱼长不足一尺，正好满盘。袁枚《随园食单》云，做西湖醋鱼，“鱼不可大，大则味不入；不可小，小则刺多。”

太太下箸品曰：“肉嫩味鲜，微酸回甜，食有蟹味。”吃鱼吃出蟹味，此乃西湖醋鱼之趣。我一向是推崇西湖醋鱼的，因其非煎非炸，低盐无油，正是健康的烹饪方法。

近来，西湖醋鱼常为人诟病。其实，西湖醋鱼优劣之争自古有之。清人梁晋竹于《两股秋雨龠随笔》中贬之曰：“西湖醋熘鱼……工料简涩，直不见其佳处。”

西湖醋鱼要的是原味、鲜嫩，酸甜咸适中。梁实秋曾在楼外楼尝到西湖醋鱼，“惊叹其鲜美，嗣后每过西湖辄登楼一膏饕餮”。他在《雅舍谈吃》里说：“西湖醋鱼发汁里的醋酱不宜多，发汁也不要多，不要浓，更不要油，要清清淡淡，微微透明。可撒姜末，但不可加葱丝，更不可加糖，以保持现杀活鱼之原味。”但他也不无遗憾地说，一般餐厅的西湖醋鱼常不尽如人意，“往往是浓汁满溢，大量加糖，无复清淡之致”。梁公言之有理，至于不加糖一节，大约因他患有糖尿病忌糖而已。醋不加糖，则失之味也。

小满的提示

耿艳菊

月满则亏，水满则溢。大自然的一切，永远都秉持着谦逊的恰恰好的姿态。

有人说：“在二十四节气中，小满绝对是一个充满哲理的节气。小满者，满而不损也，满而不盈也，满而不溢也。”

以前不怎么关注二十四节气，看到有人以哲学的思维去分析小满，一下子就联想起“满招损，谦受益”的古训。不禁感叹先祖的智慧，更感念那份良苦用心。

小满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夏季的烈阳和森森然的草木总是显现出一副强盛之势，而盛极必衰，此时的小满似是一种提示。

《历书》里这样解释小满：“斗指甲为小满，万物长于此少得盈满，麦至此方小满而未全熟，故名也。”说的是夏熟作物的籽粒开始灌浆饱满，但还未成熟，只是小满，还未大满。

但二十四节气中并未有大满之说。小满之后便是芒种，也许祖先的意思是让我们感受到即将丰收的喜悦之后，更要以勤奋之心投入到生活工作中，这样我们的日子才会美丽，长远点来说，就是我们的人生有希望。

清王泰偕的吴门竹枝词《小满》：“调剂阴晴作好年，麦寒水暖两周旋。枇杷黄后杨梅紫，正是农家小满天。”明陶安也有诗句：“连营万屋无闲地，小满初晴麦气薰。”这些诗句里的情景正是

跟上一次一样，差不多的距离，它忽地起飞。这次它飞得很低，张开两只大翅膀，掠过水面，飞上对面一株大树的树冠，再次静悄悄地挺立在那里，头却正对着我的方向。虽然看不清它的眼睛，但我仿佛感受到了某种交流，它那优雅、高贵的仪姿深深打动了我。就这样，我俩静静地对视了三四分钟，它突然拍打翅膀向远处飞去。

没过几天，京城刮起了大风，据说是近十年同期最强的风，最高达到了创纪录的17级。工人们早早就把鸭、鹅捉起来，关到安全的地方。大风刮了一夜一昼，听着屋外的“呼叫”声，心里牵挂着仙鹤的处境，它在什么地方避风？有没有危险？

大风过后的隔日，风和日丽。下午下课后，我又匆匆地赶往老地方。啊，那只仙鹤，已经在老地方等我了。还是像前两次一样，我稍一靠近，它就展翅飞往对面的树林。它又一次静静地挺立在一棵树冠上，我们就这样默默地对视了好一阵，纵有千言万语，此刻都不需要说。终于，它伸出一只翅膀，朝我拍扇了好几下，仿佛告诉我：“我好看呢，这点风雨算得了什么！”然后，舞起双翅，一个漂亮的转身，离我而去……

从那天以后，虽然我每天都去那个地方，但它再也没有出现过。其实，它到底是不是一只仙鹤，我现在都不能确定。但不管它是不是，在我心里，它就是一只圣洁、高贵，令我永远难忘的仙鹤。

诗味

眷恋

竺 泉

水连着水 山牵着山
山情水意尽欢颜
一山一水的情怀
春风化雨
滋润了山水间
在广袤的大地上
种下那深深的眷恋

云连着云 天牵着天
蓝天白云舞翩跹
一花一草的争妍
花好月圆
簇满了山水间
在多彩的蓝天里
绽放那诗样的画卷

青青绿绿山水间
山水间 山水间
醉美了祖国河山
我们遇见
遇见青绿山水新一天

青瓷

章安君

它的美
总是多于想象
那是时空之秘
质地之秘
还有虚幻之秘

它是一尾鱼
安顿了那种平稳的呼吸
它是一只鹰
翅膀恒静在一个寂寞的空间
它又是花的秘语
被春风所供养

那种控制力
是少女的内心矜持
一个未知的空间
经火才显峥嵘
千年的岁月
什么都不使它激动

不紧不慢
不温不火
但它肯定是一首诗
是天空中飞来的神来之笔



水彩画 《绿色家园》局部 安滨

纪念馆前的遗憾

萧跃华

名书给我看，都是茅盾、萧军、萧三、李桦、唐弢、孙用、黄源、林辰、张望、夏鼐、陆晶清、许羨苏、许钦文、王志之、杨霁云、刘淑度、胡愈之、曹靖华、单演义、楼适夷、李何林、胡今虚、徐梵澄、赵家璧、李霁野、赵朴初、刘炳森等响当当的名字，以及1969年为毛泽东特制的市面绝无仅有的大字本《鲁迅诗集》，许广平的手迹、周海婴的书信等。

这批珍贵史料应该有个好归处。我聊起以前动员几位老先生捐献藏品的往事，当时联系好了图书馆，但他们兴趣不大，最后藏品流落四处。叶淑穗深有同感，明确表态无偿捐献。我建议：这批东西对于北京鲁迅博物馆、上海鲁迅纪念馆来说无非是锦上添花，但对于绍兴鲁迅纪念馆来说就是雪中送炭。我前置两个条件：影印出版书信集，办个捐赠藏品展，由我出面协商。叶淑穗充分授权，不谈条件。

叶淑穗出生于一个传奇家庭。舅舅詹天佑，中国铁路之父。叔父叶雅各，武汉大学雅各楼主人，中国近代林业开拓者。母亲姚秀贞，北京第一家私人妇产医院——“秀贞女医院”院长，林巧稚恭称“前辈”。大哥叶绍刚，诺曼底战役“隐形英雄”，上海“伟大贡献——中国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专题展，《文汇报》选登三人事迹并配发照片，其中就有叶绍刚。